



海边人家

腊月廿六,这原本就是一个回家过年的日子。曾经的我们,在这个日子,不是在急急回家的路途上,就是已经回到温暖的老家晒着太阳和父母闲聊着,或是野孩子般满山遍野地上蹿下跳。

老家在一座海岛上,浦东东南钱塘江口的一座小岛。岛小局窄,经济单一,除了渔业无甚去处,年轻的大都外出工作定居,唯有过年时如候鸟般纷纷回去过冬。

对于我而言,从小在外求学,后来又工作在外,回海岛过年就成了曾经的我一年的终极目标。

其实海岛过年与其他地方并没有多大特别的:腊月廿三祭个灶神、小年夜前祭个菩萨、大年夜祭个祖先、正月走亲戚等等,但海岛的年味,却始终与陆上的城市、乡村、山里都不一样。

腊月廿六,只要你这个时间踏上海岛,就能感受到独特的浓浓海岛年味。

这年味,不是直观里的张灯结彩。

海岛的门户还没贴上春联,路上的行人还没换上青衣,年夜饭的菜肴还冻在冰箱,似乎一切如昔。

但你却能感受年味的浓郁无处不在:那是岛民停下劳作后三三两两晒着太阳舒缓身影的闲聊;那是路上突然见到了经年不见旧日好友的寒暄;那是耳边零星的鞭炮声和无处不在

的麻将打牌声,以及围绕着你淡淡的似有若无又无所不在的鱼腥气息。

对于常年生活在城市的你,会感觉似乎进入了另一个时空,既熟悉又陌生、既亲切又怪异,但你有觉得理所当然,因为,你回家了。

腊月廿六,渔船大多已经靠岸,冲洗干净,换下一年风吹雨打的红旗,换上了红艳艳的国旗,渔船突然有了喜气。

码头边的海塘,船只排列整齐,船上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,从码头走过,你顿感自己好像是个阅兵的将军。

码头海塘上已没有了劳作的岛民,匆匆而过的,定是大包小包回家过年的游子。

也有个别渔船这个时候尚未回来的,船员的家属心急地围绕在村部的“单边带”旁,等里面传出的“洋地里鱼多,阿拉多捕了几网,回来就晚了,现在在宁波(上海)的鱼鲜市场出货呢,明天就可以回家了”,才松了一口气,边回边嘴上埋怨着“这个烂鱿鱼,也不知道早点回家过年”,脸上却是增收后的喜悦神情。

腊月廿六,仅剩的尚需经营的岛民也早已心不在焉。那些杂货铺、菜摊的摊主们,早上把货摊堆到门前后,就不见了身影,不是在前院洗刷打扫,就是在灶间煮粥烧饭。岛民挑好想买物品,便扯开嗓子大喊一声“买东西咧”。摊主匆忙跑出,报下金额收好钱,又急急跑进去了。

廿六回家

□山人

下午,更是简单,把塑料布往货摊上一盖,算是收摊了,搓麻将要紧,“三缺一,不来伤阴积(老家话,大意是失了信誉,坏了形象)”,耽误宝贵时间,那可是要让牌友给骂冤哦。

有急着买物品的,就自己掀开塑料布,挑上什物后喊一声,如没人理,便自行拿着走了,过些天,空了,再过去付个钱。反正岛小人都熟,更是沾亲带故,加之岛民淳朴,大家彼此都相信。

腊月廿六,家里的孩子还没有回家,父母心里必是有些着急的,脸上却是看不出,只要孩子能回家过年,父母总不怕多等。最怕电话里是孩子无奈的声音:今年过年不回家了。父母会在电话里安慰着孩子:工作要紧!但放下电话后,这个年对于父母必然是索然无味的,很多时间会窝在家,怕出去遇到亲友不停地问,孩子怎么没回。

回家的孩子必是应付着,不断来访的亲友:回来啦,什么时候回的?外面工作怎么样?有对象了没?孩子多大了?重复的回答着重复的问题,也没有不耐烦和无聊。那是对外出游子的心关和问候,孩子们都懂。

孩子回家,老父亲必要上街晃荡一圈,逢人递上一支烟,亲友熟人打趣:王老师(老张头),今日怎抽这么好的烟,过年发奖金啦?老父亲急着解释一番:家里小孩回家过年,带来的烟,大家尝尝。亲友熟人定会赞上一句“啧啧

啧,你家小孩有出息啊”,老父亲笑的脸上皱纹如盛开的花。

孩子有带着孩子回的,那老父亲必定要抱着孙辈上街晃荡一圈。那亲友熟人嘴里“这小人样子嘎好看啦,到底是大地方来哦,王老师(老李头),依福气好咧”,老父亲听了一路回来,脚步都是轻飘飘的,那笑声几里外都听得到……

那些年,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回海岛老家。记得一年腊月廿五回家,赶到浦东南面的码头,却不料风浪原因,航班停了,夫妻两人只能在码头边的芦潮港小镇住下。

那一夜的煎熬心情到现在还记得,真恨不得插翅飞过长长的水路。好在第二天风平浪静,腊月廿六,回到了家。

后来,海岛搬迁了,再后来,海岛虽通了大桥,不再需要坐船上岛了,但老家不见了。

腊月廿六,再也不用拖家带口,赶车赶船,冒雪顶风,颠簸着回家了。

今天,会议间隙,说到回家过年,我说海岛搬迁了,没有老家了。一位领导说:有妈的地方就是家,兄弟姐妹相聚,叫回家;老人不在了,去兄弟姐妹家,那叫做客。一番话,大家点头如捣杵。

是啊,疫情三年,今年无论如何,要去陪老母亲一起过个年。人到中年,还能回家过年,需要珍惜!

腊月廿六,这个城市还是没有过年的气息。

腊月廿六,我想回家,过年。

舟山味道

无甜不年

□徐琦瑶

在乡下,每年正月初一,一般都是被鞭炮叫醒的,独有一次,我被一杯茶唤醒了。

那个除夕,我是在奶奶的被窝里度过的。睡得迷迷糊糊之际,突然听到有人在叫:大伯!大嫂!声音细细的,有点远,好像是在院外。奶奶忙披衣下床,开门出去,门未关紧,冷冽的风带着新鲜的空气游了进来。我听到那人被奶奶引进来,在外屋道:大伯大嫂喝茶!这下我听清了,是前些日子刚嫁过来的月婶婶,三爷爷家的新媳妇。

阿月啊,天还黑着哩,怎么起得这么早。奶奶说。大嫂,我已给我家公公端了茶过去,然后先来这里,接下来还要去二伯小伯家。月婶婶高高瘦瘦的,细眉细眼,说话也轻轻柔柔的。爷爷家一共四兄弟,除了三奶奶早逝,其他爷爷奶奶都还健在。

外屋突然飘来一股浓香的红枣味,听到奶奶说:阿月啊,这是我煨了一晚的红枣粥,快喝上一碗暖暖身子。月婶婶很是推辞,终是拗不过奶奶,安安静静地喝了,又很快离开,临走前说:大嫂,这煨的粥真好吃。我心里颇有些不爽,奶奶煨了粥,竟然没有跟我说,还让别人吃了。平日里她只在我生了病,才把那只黑乎乎的瓦罐埋在灰缸里,等屋里被香气包围,便从那瓦罐里倒出又甜又糯的粥来。

正在犯酸,奶奶进屋又坐进了床,把我半抱起来,塞一个玻璃杯到我手里。阿因,把这杯糖砂茶给喝了。我一喝,茶水虽已微温,但

甜得爽烈。当时,买糖还需用票,一般人家用白糖都要精打细算,我们很少喝到这样的白糖水,而且这杯底还铺着一层厚厚的未溶解的白砂糖,像条温暖的白毯子。我一边喝着,一边想像着漂亮的月婶婶微抿着嘴,从半山腰上的两间瓦房出来,一步一步顺着台阶款款往下,天色微薄,寒意纷飞,大红茶盘托起两杯茶,穿过乡村小径,一路温甜而来。

奶奶是个好厨子,会做各类传统点心,每逢过年,那些嬷嬷婶婶们都会赶到我家,让奶奶带着她们一起做团子。嬷嬷婶婶无非带来了自家那一份的糯米,而把糯米浸泡磨成浆晾成粉,以及煮好红豆炒好芝麻拌成馅,则都由奶奶一人操办。奶奶好性子,从来不会为此而抱怨,有时爷爷为蒸团子多烧的几捆柴火而心疼,她也最多笑着骂爷爷几句。

奶奶做出来的团子又细腻又滑润,那馅甜得人的每个毛孔都很舒畅,我总想多吃几个,但母亲不允许,说糯米团多吃不易消化,又说那馅里奶奶放了糖精。我在奶奶那看到过一个小小纸包,里面包着比盐大一点的透明的颗粒,那应该就是糖精了。糖精比砂糖便宜多了,也更容易致甜,只是糖精不是糖,对身体不好,这是母亲多次强调的。

奶奶为什么要放糖精?对于我这个问题,母亲显出很难回答的样子。长大后,我自己想到,也许是奶奶要帮那么多人做团子的缘故吧。但无论如何,奶奶做的团子,确实是我非常香甜的

过年记忆。

母亲总是以她的新年逻辑,认真搅着一年的第一顿早餐,并想以此引领甜美的一年。我家新年第一餐年年都是年糕、团子、圆子之类,加点酒酿,放些水果丁,做成甜羹。有时团子的豆沙馅或芝麻馅露出来了,整锅羹都黑乎乎的,实在失人食欲。母亲总是强求我们多吃一点,理由不外乎酒酿寓意为“涨”;年糕、团子、圆子寓意着年年高、团团圆圆等等。我们都吃得里外都透着香甜后,母亲才领着我们去外婆家拜年。

外婆自然又摆出一桌子的甜食,如黑糯米糖、绿豆糕、芝麻酥之类,看得我们舌头都厚腻了。倒是外公拿出一根长长的甘蔗,细细削了皮,切成一截截,分给我们吃。甘蔗虽然也甜,但甜而不腻,甘而清爽,嚼起来嗦嗦作响,嚼起来纵情驰骋。母亲不吃甘蔗,她装了假牙,怕因此而啃掉了牙。平时,她常跟我们说,多吃甜的会烂牙。每逢过年,对我们吃甜食她却既纵容又怂恿,大概是觉得无甜不年吧。

如今过年,孩子们已不喜欢吃那些花花绿绿的传统糕点,他们的家人也再不会用糖精代白糖制甜品,而新媳妇向本家长辈奉新年茶的习俗也渐已消失。

而我却像母亲当年一样,喜欢在正月初一的早上,做碗酒酿甜羹,还会煲上一锅红枣粥,虽然没有奶奶煨的香,但也能让人闻着喝着感到舒缓熨帖。

屋檐下

我和女儿一起过年

□冯惠明

我一直认为年是古人送给小孩子的礼物,我小的时候过年特别开心,成年以后也还是喜欢过年,但同龄人几乎都变成熟了,失了对年的兴趣,我也有点孤掌难鸣。

幸好现在女儿日渐长大,进入童年懵懂时光,我的童趣也在女儿这找到了新的支点,正好,她没有小伙伴,我没有大伙伴,我便和女儿一起过年了。

刚过完腊八,就进入“过年”的话题了,俗话说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她记得上个新年买了新年糖,于是这次她便有所期待了,很是着急。我便带着她到超市,她选得很仔细,糖果摊跑了好几圈,每一样糖果都拿起来看看,这个也喜欢,那样也爱不释手,最终选了几样宝贝似的带回家,藏起来。说是等到过年那天跟我比,看我们谁的好。我买的是怀旧的老糖块,这是两个童年的碰撞,也是两个时代的碰撞。

最有趣的还是写春联,我的几笔字虽然不怎么样,但还是年年写。我写春联的时候女儿也按捺不住了,早早地拿起了我送她的小毛笔,跃跃欲试,当我墨汁倒好之后,一切就失控了,她拿着笔到处画,在我的好几本书上都画了画;还趁我不注意,拿了一副对联纸像模像样地写起来,照着书上的字和她会写的字写了一幅,天真的字体耐人寻味,我夸奖了

她,她很自豪,跑去对妈妈、外公外婆“炫耀”去了。过了新鲜劲,又跑来帮我一起忙活,把写好的春联拿到地板上晾干后,她便拿着福字,让我拿着春联一起照相。等到大年初一,我就用这一张照片来为大家送去祝福。对我而言,这不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,还是很美好的回忆。

春节前期,我会按着她的愿望,隔几天拿回些她喜欢的东西,这就像我儿时过年,年货也是一点一点备办的那样,水果啦,糖块啦,鱼啦,让我有一整个过程的期盼和兴奋。我会这天给她买了书,那天带个布娃娃,接着是人工的带虫子的琥珀或者是一个会走的玩具……还有一个灯笼,这个灯笼很精巧,有镭射功能,点亮的时候灯光会透过灯笼外表在地面上映出字来,流光溢彩的,她特别喜欢,也特别好奇,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闪闪发光。她一次又一次在黑暗中点亮灯笼,我和她一起欣赏这有些让人眩晕的光了,一边给她讲些激光的道理,现在的她虽然是一知半解,或许待到哪天,她学习到相关的知识,会想起曾经的这一幕,现在就算是小小的启蒙吧。

女儿刚学会玩牌,像每个刚学会新鲜事物的人一样,很感兴趣,陪她玩上一会儿,便欢喜地,那么认真,看着让人喜欢。过年也正是玩牌的时候,我抽出空闲陪她玩,她先是要求分牌,当然,那些大牌不知不觉便到了她的手

里,然后胸有成竹地说:我一定赢。我们玩得很简单,就是比大小,最后看谁的牌多。一盘结束后,她认真地数起来,数完自己的再数我的,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。这种认真我已经很少见到了,怪不得尼采先生说:能像小孩子游戏一样认真,人就真正的成熟了。是啊,能这样认真一定会有成就的。这样的高兴也是难得的,总有点心事的人是体味不到的。

我和女儿一起沉浸在喜悦中,我是喜悦着女儿的喜悦。

过年,最热闹的还数包饺子,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边,有的和面有的擀皮,聊着往日过年的情形,不胜感慨。

女儿挤在我的旁边,拿了一小团面,捏着小动物,一会又来包饺子,围着我们转,我们也围着她转,我给她讲我小时候过年的情形,讲北方冬天的冰天雪地,她特别向往去北方过年,要堆雪人、滑冰、到冰上去凿冰窟窿抓鱼,说得绘声绘色,喜形于色,仿佛正在做,这些我都给她讲过了,留下期待的种子,总会实现。

这便是我和女儿的年,有我的童趣,有女儿的天真,通过一件一件的事儿,让年又回归到热闹、祥和,充满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,让人快乐,让人感动,仿佛时空转换,让人感慨万千。

